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九首

碑序

解祭文

記

凡

十九

首



泊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囚山林擯血屬亦

非幸也若有人與羣動處一代間彼為彼

我為我自潔不自汚不巢許不伊呂水

其心雲其身浮沉消息無往而不自得者

其達人乎吾友吳君從事於斯矣君諱丹

字真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

馬庶之孫太子宮門郎贈工部尚書詮之

長子以進士第入官七歷正字協律郎大

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

庫部員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

理少卿饒州刺史職歷義成軍節度推官

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州宣

慰副使匭函使階至中大夫勳至上柱國

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曆元年六月某日薨于饒州官次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遺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集儒玄之業明矣既冠喜道書奉真錄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累歲顯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傲上慄慄不忍見其飢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道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馳名上競不可以怡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安道吾將強學以徇祿上位不可以多取吾將知足而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各求祿得祿身榮家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左黃庭在右澹乎自處天

天和始終復仕途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而已未嘗一日戚上其心至于歸全反真故予所謂達人之徒歟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既為同門生又為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為碑紀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 東方曼倩

夏侯湛高之

作廟貞讚 唐中大夫 真存先生 白樂天知之 作神道銘 嗚呼二大夫

異代而同塗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其皆達者乎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

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

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
尊於妙法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
證無生不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
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
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
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
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於佛
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
願上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
八百言周正見願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
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三言詮自性
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
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若波羅蜜
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種經具十
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
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

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
敷覆其土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水火不
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也無上法盡
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
春成律德沙門清晃厥謀清海繼厥志
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
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
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
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壞
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
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請石經
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池上篇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
在履道里上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

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七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丘一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墓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莞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穎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

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鷓啖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接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

時引一盃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
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
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
為因繼集卷之一今年復予以近詩五十
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
又寄來題為因繼集之二卷末批云更揀
好者寄來蓋示餘勇磨厲以須我耳予不
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
寄去雖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猶戰也一
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迨茲三
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上益辨耶抑又不
知鼓衰氣竭自此為遷延之役耶進退唯
命微之微之走與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
有足下雖少我六十年然俱已白頭矣竟

不能捨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
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
忽也自哂况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
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就至三前言
戲之者姑為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
亦老矣宜其橐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
和晨興一章錄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
書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序

劉曰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
者予不量力性七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
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製
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或
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
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
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扶醉率然口號者不

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卷仍
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審郎各
令收藏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多
或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
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
播揚名聲其遠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
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
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
復遇夢得^七非重不幸也耶夢得文之神
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
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
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
真謂神妙在^七處^七應當有靈物護之豈
唯兩家子姪祕藏而已已酉歲三月五日
樂天解

祭中書韋相公文

維大和二年歲次己酉六月己酉朔三十
日戊寅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
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賜紫金
魚袋白居易謹以茶果之奠敬祭于故中
書侍郎平章事贈司空韋公德載惟公忠
貞大節輔弼嘉謨倚注深恩哀榮盛禮伏
見冊贈制中己詳惟公世祿官業家行士
風茂學清詞冲襟弘度伏見碑誌^中已
詳此不重書但申夙願公佩服世教棲心
空門外爲君子儒內修菩薩行常接餘論
許追高蹤元和^中出守開忠二郡日公先
以喻金鑣偈相^間往復再三繇是法要心
期始相會合長慶初俱爲中書舍人日尋
詣普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各持十齋
繇是香火因緣漸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
在班行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乘之外言

不及他誓趨菩提交相度脫去年臘月勝
業宅中公云必結佛緣無如願力因自開
經篋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十願品一通
合掌焚香口讀手授云自持護始傳一人
曾未經旬公即捐館追思覆視似不偶然
今即日於道場齋心將念一願一禮如公
前在以至他生不敢廢墜若與公同科第
聯言僚奉笑言蒙推獎窮通榮悴之感離
合存歿之悲盡成虛空何足言歎今茲薦
奠不設葷腥庶幾降臨鑒察精意噫浮生
是幻真諦非空靈鷲山中既同前會兜率
天上豈無後期嗚呼韋君先後間耳伏惟
尚享

祭弟文

維大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
十日辛巳二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知退之靈曰日
暮不居新婦龜兕等豐酷如昨俯及歲暮
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求遠哀纏手足
悲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尔
去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兩不相知今因
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去年春授祕書監
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
衰病殆無生意豈有宦情所以僂俛至今
待終龜兕服制今已請長告或求分司即
擬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行養
病撫孤聊以終老合家除蘇七外普疋通
健龜兒頗有文性吾每教詩書三二年間
必堪應舉阿羅日漸長成亦勝小時吾竟
無兒窮獨而已茶郎叔母已下並在鄭滑
職事依前蘄上御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
至飢凍遙憐在符離庄上亦未取歸宅相

得彭澤場官各知平善骨兜石竹香鈿等
三人又經驅使昨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
收膳娘新婦看養下邳楊琳庄今年買了
并造堂院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
甚要新昌西宅今亦買訖尔前後所著文
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為白郎
中集嗚呼詞意書跡無不宛然唯是魂神
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
血滴文字凝憑崔二十四舍人譔序他日
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傳前年已來合家
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嚮奠
更嘗來無不論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
相見全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礙將痛爽
遷散杳無覺知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
若此吾今頭白眼暗筋力日衰黃壤之其
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尔無

下邳北村尔瑩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位
神縱不合骨且相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
嗚呼奠筵將徹幃帳欲收此生之間豈有
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
破碎猶冀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
千萬尚享

祭李司徒文

維大和四年歲次戊戌七月癸酉朔十九
日辛卯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部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內重表弟朝請
大夫守少府監上柱國李鄴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興元節度賤司徒
李公惟公之生樹名致節忠貞諒直天下
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禍亂冤憤痛酷天下
所知雖千萬其言終不能盡故茲奠次但
寫私誠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

稱獎在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
雖徇公愚則受賜或中或外或合或離契
闊稠膠三十餘載至於豆觴之會軒蓋之
遊多奉光塵最承歡惠眷遇既深於常等
痛憤實倍於衆情求訣奈何長慟而已翺
情兼中外分辱眷知綿以歲持積成文舊
敢申薄奠庶鑒微衷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祭微之文

維大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日
辛巳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錫紫金魚袋白居易以
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度
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
慶天鍾粹和生為國楨出為入瑞行業志
略政術文華四科全才一時獨步雖歷將
相未盡暮猷故風聲但樹於蕃方功利不

周於素夏噫此蒼生之不大遇也在公豈
有所不足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
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賢良
之懇辭也若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號呼
噎鬱之不服又安可勝言哉嗚呼微之貞
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祈不同金
石膠漆未足為喻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
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復叙至
於爵祿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
歸交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
公拜左承自越過洛醉別悲吒投我二詩
云君應恠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
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
識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髭鬚戀君不
去君須會知得後迴相見無吟罷涕零執
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及公捐館於

鄂悲計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現前
篇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
寄悲情作哀詞二首今載於是附奠文
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廊下哭微
之妻孥親友來相弔唯道皇天無所知其
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
哭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
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決絃筆兩絕其今
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孰不生死四海
之內誰無友朋然以我爾之身爲終未之
別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
十衰翁灰心血淚引酒再奠撫棺一呼佛
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固集與公緣會豈是
偶然多生已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
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
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

尚享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博陵

崔府君神道碑銘

公諱孚字某占太嶽胤也今博陵人也唐

氏長源遠派大族清門珪組賢俊準繩濟

美斯崔氏所以綿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

騎常侍諱洽公六代祖也唐冀州武強令

諱紹曾祖也監察御史諱頽王父也常州

江陰令育皇考也公幼以門蔭子補小廟

齋郎初調授汝州葉縣尉再調改宋州單

父尉時天寶末盜起燕薊毒流梁宋屠城

殺吏如火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感

激奮發仗順興兵挫敗賊徒保全鄉縣拳

勇之旅歸之如雲方欲糾合貔虎毆誅蛇

豕京觀羣盜金湯一方本道節度使音之

將議上聞會有司事者爭功陰相傾奪公
超然脫屣遂以族行東游江淮安時俟命
屬吳王出閣領鎮求才撫人常聞公冬試
以吏事遂表請爲守城尉事舉移假漣水
令賞緋魚袋縣政修轉常州錄事參軍紜
察課成浙東採訪使聞之奏授越州餘杭
令吏畏人悅歲未滿浙西採訪使知之奏
改湖州長城令長城之理又加於前二邑
焉政或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
身興元七年疾歿於宋大和五年遷葬於
洛享年若干詔贈尚書戶部侍郎夫人隴
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爲
人儀表魁梧氣槩倜儻負不羈之才慕非
常之功始發軔於單父志立而功不就終
稅駕於長城道行而位不達善慶所積實
生司空諱弘禮公之子也以學發身以文

飾吏以幹蠱克家以忠壯許國典十郡領
二鎮再釐東土追命上公雖天與之才國
與之位亦由公義方之訓輔而成焉大文
夫貯蓄杵術置功利鎡基富貴焯耀家邦
不當其身而得於後父析子荷相去幾何
嗚呼崔公何不足之有按國典官五品已
上墓廟得立碑又按喪葬令凡諸贈官得
同正官之制其孫彥彥等奉父命述
祖德揭石于墓勒銘于碑銘曰

天無全公

賢無全福

既享天爵

難兼世祿

矯上崔公

道積厥躬

大志長略

卷于懷中

黃綬遐冠

思奮竒功

銅印字人

躬行古風

才高位下

步闊塗窮

竟戢羽儀

不展心膂

天道有知

善積慶鍾

昭哉報施

其在勿空

大唐泗州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
濠三州僧正明遠大師塔碑銘

娑婆世界中有釋迦如來出為上首如來
滅後像法中或羅漢僧或菩薩僧在七處
處出為上首佛道未喪間生其人故泗州
開元寺臨壇律德大師實一方上首也大
師譙國鄆人世姓鮑氏僧號明遠七歲依
本郡需禪師出家十九從泗州靈穆律師
受具戒立夏通四分律俱舍論乃升講座
乃登戒壇元和元年衆請充當寺上座明
年官補為本州僧正統十二年開元寺北
地二百步作講堂七間僧院六所淮泗間
地卑多雨潦歲有水害師與郡守蘇遇等
謀於沙湖西隙地創避水僧坊建門廊廳
堂厨廩二百間植松杉楠檉檜一萬本由
是僧與民無墊溺患旋屬災焚本寺寺殲

象滅僧遺者數年師與徐州節度使王侍
中有緣遂合願叶力再造寺寺乃請師為
三郡僧正奏乞連置戒壇因其施利廓其
規度侍中又以家財萬計助而成之自殿
閣堂亭廊庖廩藏洎僧徒咸獲傭保馬牛
之舍凡一千若干百十間其中像設之儀
集用之具一無缺者長慶五年春作大和
元年秋成輪煥莊嚴星環綦布如自地踊
苦從天降供施無虛日鍾梵有常聲四衆
知歸萬人改觀於是增上慢者起敬種善
根者發心利喜饒益巨能具舉若非大師
於福智中而得第一若非侍中於敬信
亦為第一則安能大作佛事而中興象教
者乎故如來所謂我滅後我法傳授於弟
子囑於大臣斯言信矣師以大和八年十
二月十九日齋時終于本寺本院是月二

十九日道俗衆萬輩恭敬悲泣備盤威儀遷全身歸于湖西磚塔遵本教而奉先志也報年七十僧臘五十有一始出家隨于遷化志業行願道力化緣引而伸之隨日廣大前後臨戒壇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僧尼得度者三萬衆江淮行化者四十有年或疑是人如來所使羅漢菩薩普焉知之初大師以功德爲心既成而化侍中以撰或見託未就而薨今按弟子僧上亮元素行狀序而銘之嗚呼所以滿大師之願終侍中之志也銘曰

平地踊塔

多寶示現

險路化城

導師方便
像法是弘
兩得相見
承教於佛

繫我大師
塔廟是建
法有毗尼
得度於師

亦有天願
佛人交接
衆有僧尼
宣傳戒藏

振起律儀
福德如空

四十餘載
不可思議

勤而行之
緣合而來

功成而去
示有遷化

如性不動
非實滅度

色身無住
表塔藪銘

門人戀慕

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鉢塔院

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記

浮圖教有茶毗威儀事具涅槃經陀羅尼門有佛頂呪功德事具尊聖經七文甚詳此記不載今但載大師僧行佛事興建幢義趣而已大師姓吉號智如絳郡正平人自孫及童不飲酒不茹葷不食肉不兕戲年十二授經於僧皎二十二受具戒於僧晤學四分律於曇濬律師道楞伽思益心要於法凝大貞師中元寺舉省選累補昭成恭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繇是行

竊高名竊重僧尼輩請以聖善寺勅置法
寶嚴持院處之居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
講無虛月使疑者信墮者勤增上慢者退
僧重驟變佛事勃興實我師傳授誘誨之
力也大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於本
院報年八十六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
五日合都城道俗萬數具涅槃儀移窆於
龍門祖師塔院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閣維
法遷祔於奉光寺祖師塔西而建幢焉噫
大師自出家至即世前後講毘尼三十會
度苾芻百千人秉律登壇施法行化者五
十五載而身相長大面相端嚴心不放逸
口無戲論四部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
心坐道場以密行傳法藏為東王城十大
德首為南瞻部八關戒師各冠萬僧利及
百眾所謂提智慧劍破煩惱賊搥無畏鼓

降內外魔凜平佛庭之直臣鬱乎僧壇之
大將者也初師之將遷化也無病無惱晏
坐齋心頌一童詣諸寺遇像致敬逢僧與
遊口雖不言心若默別後夢而曰化識者
異之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當依
本院光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
陀羅尼一幢寘吾茶毘之所吾形化之吾
願常在願依幢之塵之影利益一切眾生
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公洎傳法
受遺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
畢師志振輩以居易辱為是院門徒者有
年矣又十年以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託
為記附于真言蓋欲以奉本教而滿先願
尋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宣此義以一偈
贊之偈云 師行願甚深 孰見如是
幢功德甚大

隨書堂 師行願甚深 孰見如是

幢 不發菩提心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九

白氏長慶集卷之七十七

銘誌贊序祭文記辭傳凡十八首

酒功贊并序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贊以繼之其詞云

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為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為溫樂產靈者何清醕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為納諸喉舌之內淳匕泄匕醞酬沉瀝沃諸心育之中熙匕融匕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唐故武昌軍節度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

公諱積字微之河南元公墓誌銘
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尚書封昌平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

祖義端魏州刺史會祖延景政州參軍祖

諱排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

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榮

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

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

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

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

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

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

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為

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不

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安

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州帥違詔條過

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

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

其子朝廷病更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

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幸尉離局

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人

郵七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

不敢言浙右帥封杖上安吉令至死子不

敢愬凡此者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

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柰何咸不快意

會河南尹有不快者乘其更相噪嗾坐公

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更相噪嗾坐公

專達作威黜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

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

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

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

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

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

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

也近代相公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
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
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
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
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
得位方將行已志荅君知無何有儉人以
非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
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
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
亡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
多之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
同之耆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
可遏送詔使導呵揮鞭有見血者路闢而
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并禮
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
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

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
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
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春貯
水雨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
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
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
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
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
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
朝贈尚書左僕射加賻贈焉前夫人京兆
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
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
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
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輿懿一子曰道護
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
等街哀窶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暨諸孤等

護唐賢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誄宮中呼為元才子司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畢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班白而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遣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

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貴富與浮雲司向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于墓曰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盜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嗚呼禮部尚書崔公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

墓誌銘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也諱玄亮字晦叔其先出於炎帝至裔孫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漢初始分為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後稱博陵人曾祖悅洛州司戶參軍贈太子少保祖光迪贈贊善大夫考

抗揚州司馬兼通事舍人贈太子少師李
太原王氏贈晉陽郡太夫人公即少師李
子解褐補祕書省校書郎宣越二府奏授
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徵授監察
轉殿中歷侍御史公至密七民之凍餒者賑
卹之疾疫者救療之歲餘未殯者命葬藏
之男女過時者趣嫁娶之三月而政立二
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於謠詠換歛州刺
史其政如密先是歛民畜馬牛而生駒犢
者官書其數吏緣爲奸公既下車盡焚其
籍孳息貨易一無所問先是歛民居山險
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勤苦不支公許其
計解納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皆忘勞
農人便之尋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
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

歛加以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
歲則人不饑罷氓賴之如依父母入爲祕
書史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謝病不
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夔上封章言
行職舉上召對加金紫以獎之假貂蟬以
寵之未幾朝有大獄人心惴駭勢連中外
衆以爲冤百辟在庭無敢言者公獨進及
雷危言觸鱗天威赫然連叱不去遂置笏
伏陛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竟不屈上意
稍活容而聽之卒使罪疑惟輕實公之力
既而真拜因旌忠臣繇是正氣直聲震耀
朝右縉紳者賀皆曰國有人焉國有人焉
公以爲各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決就長
告徑遵歸路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賓
客分司東都公濟源有田洛下有宅勸誨

子弟招邀賓朋以山水琴酒自娛有終焉之志無何又除虢州刺史蓋執政者惜其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大和十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於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周行士林聞者相吊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遺直遺愛公兼有焉嗚呼公之將終也遺誠諸子其書大畧云吾年六十六不為無壽官至三品不為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自天寶已還山東士人以改葬兩京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遷我歿宜歸全干滏陽先塋正首丘之義也送終之事務從儉薄保家之道無忘孝悌吾玉磬琴留別樂天請為墓誌云尔夫人范陽盧氏先公而歿有子九人長曰温通事舍人次曰芻言罕言舉進士次曰緩中牟尉其下皆幼稚温等哀毀孝敬號

護輻嬰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葬之禮歸窆于磁州昭義縣磁邑鄉北原遷盧夫人而合祔焉遵理命也公之丁少師憂也退居高郵其地卑濕泣血卧苦者三載因病痺其兩股焉逮于終身竟不能趨拜從祖弟仁亮竄謫巴南歿而後歸公先命長男温護喪歸葬後命女子聽繼絕承祧自宗族及朋執間有死無所歸孤無所依者公或祭之葬之或衣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齊二家之類是也故閨門稱其孝羣從仰其仁交游服其義可不謂德行乎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辭賦舉進士登甲科以書判調天官入上等前後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製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公之典密欵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謂政事乎居

大諫騎省也忠謹如此可不謂言語乎公
夙慕黃老之術齋心受籙伏氣鍊形暑不
流汗冬不挾纊膚體顏色冰清玉温未識
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在湖三歲七修三
元道齋輒有彩雲靈鶴迴翔壇上又之而
去前後致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
十其內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謂通於大道
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以
不二爲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
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簣之夕大怖將至如
入三昧恬然自安仍於遺疏之末手筆題
云慙榮慙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許
時爲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解空得
證也又如此可不謂達於佛性乎揔而三
之故曰通四科達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
與公游者三十餘年上老分深定爲執友

奉遺况扎託爲斯文且慙鄙陋不敢辭讓
銘曰

淦水之陽鼓山之下吉日吉土載其載樹
於戲博陵崔君之墓

唐故漂水縣令太原白府君墓誌

公諱季康字某太原人秦武安君起之裔
胄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五代孫也曾祖諱
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尚鑿奉御
父諱鏐揚州錄事參軍公即錄事府君次
子歷華州下邳尉懷州河內丞徐州彭城
令江州潯陽令宿州虹縣令宣州漂水令
歿于官舍明年某月日歸葬于華州某邨
縣某鄉某原享年若干嗚呼公爲人温恭
信厚爲官貞白嚴重友于兄弟慈于子姓
鄉黨推其行交游讓其才自尉下邳至宰

漂水皆以潔廉通濟見知於郡守流譽於
朋寮才不偶時道屈於位而徒勞於州縣
竟不致青雲命矣夫哀哉公前夫人河東
薛氏先公若千年而歿生二子一女七號
鑒虛未笄出家長子某杭州於潛尉次子
某睦州遂安尉後夫人高陽敬氏父諱某
集官生一子二女七皆早夭子曰敏中進
士出身前試大理評事歷河東鄭滑邠寧
三府掌記夫人在室以孝敬奉親為淑女
既嫁以柔和從夫為順婦及主家以慈正
訓子為賢母故敏中遵其教師其身升名
甲科歷聘公府以文行稱於眾以祿養榮
於難雖自有兼材然亦由夫人誨道之所
致也夫夫人以大和七年正月某日寢疾終
于下邳別墅享年若干明年某月日啓漂
水府君薛夫人宅兆而合祔焉禮也時諸

子盡歿獨敏中號泣襄事託從祖兄居易
誌于墓石銘曰

繫我叔父
栗水府君
治本於家事
施政於縣民
繫我叔母
高陽夫人
德脩於室家
慶積於閨門
訓著趨庭
善彰卜鄰
故其嗣子
休有令聞

序洛詩

序洛詩樂天自叙在洛之樂也予歷覽古
今詞詩自風騷之後蘇李以還
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輩其間詞人聞知
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其所自多因讒
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
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怨憂傷之作通計
今古什八九焉世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
命薄於斯見矣又有已知理安之世少離
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詩自幼

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
口姓字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
啻數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數奇命薄之士
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
品免罹飢寒此一樂也大和二年詔授刑
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二年就領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
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年春至
八年夏在洛九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
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
酒或取意於琴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
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率強所能致耶蓋
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
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絃歌
飾之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
又重吾樂也予嘗云治世之音安以樂閑

之居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閑居故集
洛詩別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閑
居泰適之叟亦無知矣唐太和歲有理世
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侯夫採詩者甲寅
歲七月十日云尔

繡西方幘贊并序

西方阿彌陀佛與閻浮提有願此土衆生
與彼佛有緣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
一切福者多圖我像至於應誠來感隨願
往生神速變通三世十方諸佛不佞噫佛
無若干而願與緣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
農郡君姓楊號蓮花性發弘願捨爭財繡
西方阿彌陀佛像及本國土眷屬十郡奉
爲故李氏長姊楊夫人滅宿殃追冥祐也
夫範銅設繪不若刺繡文之精勤也形
念號不若觀相好之親近也即造之者誠

不得不著感不得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
滅福不得不集尔時蓮花性焚香合掌跪

唱贊云

金方刹

金色身

資聖力

福幽魂

造者誰

弘農君

受者誰

楊夫人

祭崔相公文

維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十月庚申朔越二
十四日癸未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
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
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
吏部尚書贈司空崔公敦詩惟公德至事
業識度擇履為時而生作國之紀叢部匡
輔藩部政治父母黎元股肱天子斯皆談
在人口播在人耳今所叙者春知而已於
戲自古及今實重知音故詩美伐木易稱
斷金始愚與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面因事

知心獻納合章對揚照襟以忠相勉以義
相箴執案同食夜牀並衾綢繆五年情與
時深及公登庸累分闈鎮愚亦去國出領
符印徐宣遠部忠抗遐郡鴈去寄書潮來
傳信無由會合低望音問未卜後期但敢
前分余大和之初連徵歸朝公長夏司愚
貳秋曹玉德彌温松心不凋南宮多暇曼
接遊遨竹寺雪夜杏園花朝杜曲春晚潘
亭月高前對青山後携濁醪微之夢得慕
巢師臯或徵雅言酣詠陶上或命俗樂絲
管嘈上藉草蔭松枕麪舖糟曾未週歲索
然分鑊公又授鉞南撫荆蠻報政入覲復
惣天官愚因謝病東歸澗瀍方從四皓旋
守三川時蒙問訊日奉周旋豈無要約良
有由緣洛城東隅履道西偏脩篁迴合流
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髮甲

予同年兩心相期三逕之間優游携手而
終老焉嗚呼易失者時難忱者天既奪我
志又殲我賢丘園未歸館舍先捐百身莫
贖一夢不還鬱鬱佳城茫茫九原淒涼簾
鼓慘淡風煙祖奠遲遲泣涕連上平生親
友羅拜柩前賢人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
哉敦詩尚享

祭崔常侍文

維大和九年歲次乙卯二月丙午朔七日
壬子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敬祭于故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崔公惟
公之世祿家行文華政事播於時論此不
復云今但叙舊好寫衷誠而已嗚呼居易
弟兄與公伯仲前後科策同登者四五辱
爲僚友三十餘年又膳部房與公同聲塵

之遊定膠漆之分兩家不幸一年已來哀
豐所鍾零落殆盡我老君病唯餘二人天
不憖遺公又即世不登大位不享末年夙
志莫伸幽憤何極居易方屬疾恙不遂執
紼遣姪何龜往展情禮此如不祭未痛柰
何嗚呼重易平生知我寢門一慟可得而
聞乎嗚呼重易平生嗜酒奠筵一酌可得
而韻乎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磐石銘

并序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寘於履
道里第時屬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
質凝雲白文折烟碧莓苔有班麋鹿其跡
置之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
清冷可愛肢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席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昔余為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文集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矣今余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編次既畢納于藏中且圖與二林結他生之緣復曩歲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依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甚太原九年夏太子賓客普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原白居易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長老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天士為香火之社樂

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文實于定院其集七卷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題為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門不惜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成元年閏五月十二日太原白樂天記

看題文集石記因成四韻以美之中散夫大守河南尹賜紫金魚袋

李紳

寄玉蓮花藏緘珠貝葉局院閑容客讀講卷許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求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誌銘

公姓皇甫諱鏞字和卿始封祖微子也周克殷封于宋九代至戴公七七之子曰皇

父因字命族為皇父氏至秦徙茂陵改父
為甫及漢遷安定那其後為朝郡人五代
祖珍義資建二州刺史曾祖文房高陵令
祖鄰幾贈汝州刺史考愉累贈尚書左僕
射太子太保妣洛陽賈氏贈姑臧郡太夫
人公由進士出身補夏陽主簿試左武衛
兵曹充宣歙觀察推官轉大理評事詔徵
授監察御史改祕書郎殿中侍御史內供
奉始賜朱紱銀印充鳳翔節度判官營田
副使旋又徵還真拜殿內改比部員外郎
河南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歷太子左右
庶子並分司東都俄又徵拜國子祭酒未
幾謝疾改太子賓客轉祕書監分司又就
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子賓客轉祕書
監分司始加命服正三品又遷太子少保
分司封安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立

家廟享三世公先娶博陵崔氏後娶范陽
盧氏二夫人皆有淑德先公而歿有二子
曰璵曰珣一女適太原王諱以開成元年
七月十日寢疾薨于東都宣教里第享年
七十七皇帝廢朝一日是歲十月三日用
大葬之禮歸全于河陰縣廣武原從太保
府君先塋以盧夫人合祔焉公自將仕郎
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自武騎尉累勳至
上柱國自布衣而佩服金紫自旅食而朝
饗祖考封爵被乎身褒贈及乎先官品蔭
乎後大其門肥其家儒者之榮無闕焉皆
求己稽古之力自致耳公為人器宇甚弘
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於燕
游觴詠之間則其貌溫然如春其心油然
如雲也初元和中公始因郎官分司東洛
由是得伊嵩趣愜吏憲心故前後歷官八

白氏文集卷之七十一

九九二十有五年優游洛中無哂笑意忘
喪窮達與道始終澹然不動其心以至於
考終命聞者慕之謂為達人當憲宗朝公
之仲居相位操利權也從而附離者有之
公獨超然雖貴介之勢不能及也仲之失
寵得罪也從而緣坐者有之公獨傲然雖
骨肉之親不能累識者心伏號為偉人公
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七言詩有集十八
卷又著性言十四篇居易辱與公遊迨二
紀矣自左右庶子歷實客訖于少保傳皆
同官東朝分務東周在寮友間聞知最熟
故得以實錄誌而銘曰
賢哉少保令聞令儀金璧其操鸞鳳其姿
德如斯壽如斯位如斯嗚呼人爵天爵實
兼有之廣武之原大河之湄龜告筮從吉
士良時封于茲樹于茲嗚呼少保之墓百

代可知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曲江
縣開國伯贈禮部尚書范陽張公
墓誌銘

公諱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陽人晉司空茂
先之後求嘉南遷始徙居于韶之曲江縣
後嗣因家焉唐朝曾太常卿諱弘愈公之
曾祖也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殿中監諱
九臯公之王父也贈尚書右僕射諱抗公
之皇考也贈潁川郡太夫人陳氏公之皇
妣也郡昌令仲端以下四人公之兄也監
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郡
夫人崔氏公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曹
景宣進士茂玄明經智周公之子也監察
御史裏行楊解校書郎陸賓虞公之婿也
公即僕射府君第五子貞元中進士舉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七十五 四

第博學選登科初補集賢殿校書郎丁內
憂喪除復補正字選授咸陽尉鄜節度
使辟為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裏行俄而直
拜歷殿中轉侍御史倉部員外郎金州刺
史度支郎中駁宰相事議出遂州司馬移
復州司馬俄遷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
尹鄭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賓客再為左散
兼御史中丞徵還為太子賓客再為左散
騎常侍京兆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封
書監勳至上柱國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封
至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開成二年
四月某日薨於上都新昌里第詔贈禮部
尚書以其年某月日歸葬于河南府某縣
某鄉原祔僕射府君之封域焉幼好學長
善屬文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
卷藏於家纂制詔一百卷行於代猶工五

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撰先僕射府君神
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禮
秉筆者許之文獻始興公九齡即公之伯
祖開元中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
明皇帝號為賢相餘慶齊美宜在於公上
泐其業襲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矧公為
人溫良冲淡忻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貞
諒肅然有正人風在官寬重易簡綽然自
長吏體為子弟孝敬為伯父慈和與朋友
信寵辱不驚其心喜愠不形於色入仕五
十載歷官二十五享年七十二才如是祿
如是壽如是宜哉居易與公少同官老同
遊結交慕德久而彌篤故景宣等以論議
先德見託為文式序且銘勒于墓石銘曰
在唐張氏世為儒宗文獻既沒鬱生我公
我公諷上學與詞雄緣情體物有文獻風

慶集于家道積厥躬駿足逸翮天驥冥鴻
始自筮仕迄于連官六刺藩部再弭貂蟬
大東選重尹京才難賓于望苑寵在蓬山
九所踐歷皆有可觀終然允臧已矣歸全
嗚呼洛郊北遷邱阜西原佳城一閉陵谷
推遷所不泯者令名藹然

齒落辭 并序

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瘠黑衰白老狀
具矣而雙齒又墮慨然感歎者久之因爲
齒落辭以自廣其辭曰
嗟乎雙齒自吾有之爾俾爾爵肉咀蔬
街盃救水豐吾膚革滋吾血適從幼逮老
勤亦至矣幸有輔車非無斷嚼胡然捨我
一旦雙落齒雖無情吾豈無情老與齒別
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迴嗟也雙齒
孰謂而來哉孰謂而去哉齒不能言請以

意宣爲君口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
之壯也血剛齒堅今君之老矣血衰齒寒
輔車斷嚼日削月蝕上參差而下齟齬會
何足以少安嘻君其聽哉女長辭姥臣老
辭主髮衰碎頭葉枯辭樹物無細大功成
者去君何嗟也獨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
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也又不聞諸
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由是而言君
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爲乎嗟
嗟於一牙一齒之間吾應日吾退矣爾之
言然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也下
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
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
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

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
九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七之外棲心
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高山僧如滿為
空門友平泉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
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見
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九觀寺
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
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
居守洛川泉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上
往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
為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後
琴操宮商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
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
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
醉酹而後已往七乘輿履及鄰杖於鄉騎
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枕一陶謝

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
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九十
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歲釀酒約數百
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
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九
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
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
屋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
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于妻孥凍餓柰吾
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
至于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
彼而自適於孟觴諷詠之間放矣庸
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
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
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
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

速於古人遠矣而富黔婁壽於顏回飽於
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飽於
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送老因自吟
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
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
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西
揭甕撥醅又引數盃兀然而醉既而醉復
醒上復吟上復飲上復醉上吟相仍若循
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席天地瞬
息百年陶上然昏上然不知老之將至占
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
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
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
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
其興何如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記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
心蜀沙門清閑矢謨吳僧韋敬弘正神益
等僑功商主鄧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
弘惠滿契元惠雅等藏事大和二年開戎
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
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
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爲飾環蓋懸鏡
六十有一藏八面上一二門丹漆銅錯以爲
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
以托徑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
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縑白徒聚謀
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
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
初發心人前本部守白少傳爲之記僉曰
然師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觀
隨日而集堂有美食路無飢僧游者學者

得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議師又曰與
苾芻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
藏發誦鳴犍推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
經上聲洋上充滿虛空上下近遠有情識
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所得功德不自覺
心依然巽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
知絲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
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
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豈其
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維都請于爲
記夫記者不惟紀年月述作爲亦在乎辨
興廢示勸戒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
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亦法依於經上依
於藏上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上則經
墜上則法隱上則無上之道幾乎息
矣嗚呼九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上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
增修之乎經有缺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
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
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月一
日記

吾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
文集七卷合六十七卷九三千四百八十
七首其間根源五常枝派六義挾王教而
弘佛道者多則多矣終寓興放言緣情綺
語者亦性上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
教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
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實于東都聖善
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實于廬山東林寺
經藏中一本實于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
夫惟悉索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

有本願上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
因轉爲將來世上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
三寶在上實聞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
樂天記

白氏長慶集卷之七十

白氏文集卷之七十一
碑記銘吟偈 九九首

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
郡李公家廟碑銘

王建侯二建廟七有器七有銘所以論撰
先德明著後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
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月日宣武節度
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齋沐祗慄拜章上言
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
式于有司是歲某月日經始于東都明年
某月日有事於新廟外盡其物內盡其志
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
祖世家各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于麗牲
之碑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
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某

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代祖
遷皇朝某七二州別駕兼德州刺史高祖
孝卿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
諱敬玄總章儀鳳間歷吏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監脩國
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
史今祭于第一室又此崩國夫人范陽盧
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故不
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沉終成都府郫
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榮陽夫人鄭氏配
焉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
令府君爲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
度居無墮容所蒞之所有善政辭滿之日
多遺愛不登貴仕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
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
累贈至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

太夫人前後九三追命六告第渥澤疊洽
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暨晉陵府君咸
善積於躬道屈於位諸祉流慶而僕射生
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
孺慕號踴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
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
缺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
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
先是祖妣考妣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
柩各處一方公在斬縗中親護几喪匍匐
萬里及期喪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
烏瑞芝之應事動鄉里各聞公卿言孝友
者以爲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
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
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
檄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

刑不動將戮辱者數四就幽獄者七旬誠
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爲準程朝
廷嘉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
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
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啓沃
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
望屬台衡朝當晏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
要佐潯陽爲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爲
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
害爲先故有盜奔獸依之感廉察浙右以
分憂爲切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
以革弊爲急故有摘奸扶蠹之威文宗知
公全才知汴難理乃授鐵鉞俾鎮綏之初
宣武師人驕強狠悍亂數利積習生常
公既下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
一年而下懲勸二年而下服畏三年而下

恥格蕭然丕變薰然太和撫之五年人俗
歸厚至於捍大患禦大災却飛蝗遇暴水
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沛
之民其爲殪平其爲魚乎殊績尤課不可
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爲大非公作帥不足
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揚州長
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
之日出次于外軍門不擊柝里巷無吠犬
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挈壺漿捧
簞醪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
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非襦袴之惠及其
幼雞豚之養及其老又推赤心置人腹中
若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
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文化移膏雨
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
致理公未登庸顯上蒼生環望而已盛矣

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真奉于君以義
利惠乎人以敬冕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
以孝友交於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為有
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
公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
可謂孝也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官三室
皇七西室皇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
顯七中室王父郛令順孫祇享盡愨盡敬
肅七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烝七
嗣子其佳僕射公垂翼七齋嚴諒直為子
為臣有典有則載膺沐命載踐右職以孝
肥家以忠肥國乃授侯伯纛鉞旂載乃饗
祖禩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褒飾六命
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
承之垂裕無極

白蘋洲五亭記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雲溪連汀洲七一
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
採白蘋因以為名也前不知幾十萬年後
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曆十
一年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導流作
八角亭以游息焉旋屬靈潦荐至沼埋臺
坳後又數十載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
農楊君為刺史力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
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泊遊宴息宿
之且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河者謂
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奔者謂之素芳亭
面廣池曰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
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
間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
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

飄然夕寘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
人間也又不知蓬瀛崑閬復何如哉時于
守官在洛楊君緘書賁圖請予爲記予按
圖握筆心存目想觀縷梗槩十不得其二
三大九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其心
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
也實柳守濫觴之顏公稚輪之楊君績素
之三賢始終能畢事矣揚君前牧舒七人
治今牧湖七人康七之由革弊興利若改
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政府有羨財
政成故居多暇日是也力濟高情成勝
槩三者旋相爲用豈偶然哉昔謝柳爲郡
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龔黃爲郡憂黎
庶有善政不聞勝槩兼而有者其吾友楊
君乎君名漢公字用乂恐年祀久遠來者

不知故名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遇十萬

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

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

其佛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

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

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

舉手合掌必先向西向西方怖厄苦惱者開口
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
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
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因
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有大因
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
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

畫西幘方記

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
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
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
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
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
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
繞樓臺妓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
施爛熳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
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此功
德迴施一切眾生一切眾生有如我老者
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
南部便觀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
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
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比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
願女身老病苦者
無諸惡道及眾苦
同生無量壽佛所

畫彌勒上生幀記

南瞻部洲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
人白樂天年老病風因身有苦遍念一切
惡趣眾生願同我身離苦得樂由是命繪
畫按經文仰兜率天宮想彌勒內眾以丹
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養之一禮
一贊所生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
願焉本願云何先是樂天歸三寶持十齋
受入戒者有年矣常日一切眾佛前稽首
發願上當上世與一切眾佛同彌勒上
生隨慈氏下降生上劫上與慈氏俱求離
生流死終成無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證明
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也慈氏在
上實聞斯言上訖作禮自為此記時開成
五年三月日記

香山寺新脩經藏堂記

先是樂天發願脩香山寺既就迨今七八年寺有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缺一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祇以開元經錄按而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藏目各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脩改飾為經藏堂上東西間開四窓置六藏七二門啓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文幡二十有四榻席巾几泊供養之器咸具焉合為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釁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舞供養

之與閑振源齊釗操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讚嘆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七供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諷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乎盈耳哉忻上乎滿願哉尔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游者歸依居士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太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為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上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為將來世七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

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
安知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觀斯文得宿命
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
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垂老之年
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
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
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樂天記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

太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
家於智疑法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
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即第六祖
法曾孫也大師祖達摩宗神會而父事印
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動為體以妙然不
空為用示真寂而如然不動為體以妙然不

壞假名師既得之偈以行化出蜀入洛與
洛人有緣月開六壇僅三十載隨根說法
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網拔惑箭漸離我人
相者日亡有焉起正信見本覺頓發菩提
心者時亡有焉其餘退惡進善遺分而增
上者不可勝紀夫如是可不謂煩惱病中
師為醫王乎生死海中師為船師乎嗚呼
病未盡而醫去海方涉而船失粵以開成
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奉國寺禪院以是
月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
四明年傳教主院上者弟子沙門清閑糺
門徒合財施與服勤弟子志行等營度襄
事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塔東若干步
窆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升堂入室
得心要口訣者有宗實在襄復嚴在洛道
益在鎮知遠在徐建在晉道光在潤道威

在路雲真在慈雲表在汴歸忍在越會幽
齊經在蔡智全景玄紹明在秦各於一方
分作佛事咸鼓鍾鳴吼龍象蹴蹋斯皆吾
師之教力也不其盛歟衆以余忝聞法門
人結善提之緣甚熟請於塔石序而銘曰
伊之北西洛之南東法祖法孫
歸全於中舊塔會公新塔照公
亦如世禮耐于本宗

不能忘情吟并序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長物
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有歌舞態善
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上之由是各聞洛
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駟壯駿
穩乘之亦有年籍在長物中將鬻之圍人
牽馬出門馬驥首及顧一鳴聲音間似知
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嘆慘然立且拜婉變

有辭七畢涕下予聞素言亦愍默不能對
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盃快吟數
十聲七成文七無定句七隨吟之短長也
九二三百三十五言噫子非聖達不能忘情
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未攪情七動不可
柅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七曰
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
不能言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
而致辭二曰主乘此駱五年九千有八百
日銜槩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九三
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
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
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
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迴故素將去其
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
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也哉予俯而歎仰

而哈且曰駱七尔勿嘶素七尔勿啼駱反
厩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顏幸未及項籍
之將死亦何必七一日之內弃驩兮而別虞
兮乃目素兮七為我歌揚柳枝我姑酌
彼金壘我與尔歸醉鄉去來

六讚偈并序

樂天常有願七以今生世俗文筆文因翻
為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
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甚邇故作六偈
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為來世
張本也

讚佛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
堂七巍七為天人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

讚法偈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

是大法輪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偈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
假和合力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衆生偈

毛道九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青
善根苟種佛果終成我不輕汝七無自輕

懺悔偈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
我求其相中間內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偈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
佛出世時願我得親最先勸請七轉法輪
佛滅度時願我得值最後供養受苦提記

佛光和尚真贊

會昌二年春香山寺居士白樂天命續以

寫和尚真而贊之和尚姓陸氏號如滿居
佛光寺東芙蓉山麓若因號焉

我命工人與師寫真
會昌壬戌
我師年幾何

福智壽臘
寒竹有筠
溫然言語
靈芝無根
疑然風神

師身是假
師心是真
但學師心

醉吟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
秦將武安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
御會祖諱溫檢校都官郎中王父諱鎰侍
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父諱季庚朝奉
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
右僕射先太夫人陳氏贈穎川郡太夫人
妻楊氏弘農郡君兄幼文皇浮梁縣主薄

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廬州巢縣丞次
史談弘謩三姪長曰味道廬州巢縣丞次

曰景回淄州司兵參軍次曰晦之舉進士
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樂天幼好

學長工文少進士致仕前制策三科始自校
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

祿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樂以釋教治
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

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一首傳
於家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

三十門時人目為白氏六貼行於世凡平
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逼所通一

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正中開卷而盡可知
也故不備書大曆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

東州新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五月日終
東郭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

東郭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

御日葬于華州下邽縣臨津里北原射二先塋也啓手足之夕語其妻
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
名於世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
歿當斂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
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無建神道碑
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
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
樂天七七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
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
性不動吾形屢遷已焉七七吾安往而不
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白氏長慶集卷之七十一終

